

## → 写意山水

## 两片池水

□ 田迎春

去年,我来海南漫游,并在西海岸边的一个美丽村庄住了下来。

初来乍到,我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奇。清晨,我登上楼顶,瞭望周围的风光——这是个有五千多人的村庄,街道两旁绿树成荫,紫荆花、凤凰花盛开,装扮得整个村子美丽动人,如诗如画。家家都是新建的,风格别致的小洋楼,宽敞的庭院里种着茂盛的花木和时鲜蔬菜,并有成群的鸡鸭鹅嬉戏其间。整个村子洋溢着一种富足、祥和、静谧的气氛。村东边连绵起伏的,是生长着千藤万树、奇花异果的热带雨林尖峰岭,岭下有高铁站,可看见火车在椰林中时隐时现地穿过;西边是一片连着一片的瓜果园和碧波万顷的大海;北边是奔流千年的白沙河,并有隋唐时的甘泉驿遗址,其泉水还在淙淙地流淌……

这是一块风水宝地,蓝天白云,依山傍水,林茂粮丰,瓜果飘香,像一幅迷人的风景画卷在我眼前徐徐展开。

我想,这里的百姓有福了!

美丽村庄的南端,有两片清澈的池水,左边是曲尺塘,右边是白水塘,村人称之为双塘。据说,昔年,紧傍村子的白水塘岸边花草芬芳,塘水澄清如镜。每至夏天,村人多来此戏水游乐。说也神奇,经过塘水浸泡,一些皮肤粗糙的男人渐渐变得白皙细嫩了,黝黑的女人竟然如玉人一般。消息不胫而走。后来,天上的仙女趁夜晚也来此沐浴;再后来,南海龙王的五太子也来了。这样的神话传说虽然荒诞不经,但白水塘的水好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
我每次去镇上都要经过双塘。在宽阔平展的龙沐湾大道上,慢悠悠地边骑车,边左右观看双塘的风景,很是悠然陶然。池水清澈明亮,一尘不染,微风徐来,泛起一片涟

漪。池塘周围生长着挺拔碧绿的芒草,水边盛开着许多艳丽的小花,如此便使双塘生出一种天然柔美的情致。我常想,这两片池水多像妙龄少女忽灵灵的一双大眼睛啊!

白水塘紧傍村子,我常从客舍散步至此。池塘是一个令人快乐的地方,有放鸭子的,有钓鱼的。放鸭子的是本村一个戴斗笠的少妇,钓鱼的多是北方来此旅居过冬的老人。我喜欢看成群结队的鸭子在平静的水面上游来荡去,寻食鱼虾,玩耍嬉戏。鸭子累了,便游到岸边,或独自梳理羽毛,或拥挤在一起歇息,或憨态可掬地闭目养神,皆趣味横生。我也喜欢跑到池塘的另一端,看几位白首钓客临水把竿、怡然自乐的样儿。

俗话说,有水就有鱼。池塘里的鱼确实不少,但不大,多是当年滋生的黑斑罗非鱼,还有一些叫不出名的热带鱼。经常来此垂钓的客人中,有山东郓城的老阮,顶秃发稀,少言寡语,性情温和,骑一电车,穿一身旧灰布衫,眯缝着眼,飘飘然有竹林之风。和他接触次数多了,便熟悉了。老阮可称得上是一个钓迷,且钓技娴熟。只要临水把竿,便入化境,眯缝着眼,如老僧入定一般。接着,鱼儿就一条又一条地上钩了,不到半晌就能钓一桶,可见池塘的鱼儿之多。老阮有个怪癖,喜钓鱼却不喜食鱼。所钓之鱼,稍大者,带回客舍皆送他人,稍小者,收竿时再全部倾入池中。他告诉我,钓鱼,其实要的就是个乐趣而已。

像双塘这样的池水,在美丽村庄的附近还有不少,这是我后来在村外游走时见到的。比如,我时常骑一单车顺着龙沐湾大道闲逛,两旁多姿多彩的热带风景常令我驻足不前;灰色的贝叶棕、铁色的刺葵粗壮挺拔,玉白色的鸡蛋花、浅红色的凤凰花高雅秀

丽,黄槐树似乎有开不完的金色繁花,旅人蕉硕大的叶片犹如孔雀开屏……更让我流连的是大道两旁的几片池水,尤其是右边那个碧波荡漾的槐子塘。槐子塘周围有许多棵耳叶相思树,翠绿如丝的枝条低垂,在微风中轻拂着水面。还有灿若朝霞的金凤花、多姿多彩的三角梅静静地开放。我曾几次站在池水边,静静地观赏槐子塘的秀丽景色,并拍摄了几张如诗如画的照片,别提多美了!我也曾跑到对岸的耳叶相思树下,看寒假归来的几个本地学生钓鱼,他们是把垂钓作为一种快乐的游戏,叽叽喳喳地说笑着,把钓上来的鱼再顺手丢到水里。年轻人的朝气蓬勃强烈感染了我,也使我恍然又回到自己的学生时代。

龙沐湾大道临近有一条乡间小路,两边也有几个池塘(其中一个叫南田塘)。一池池碧水被芒草和星星点点的马樱花环绕,洋溢着浓郁的南方旷野风情。农田里有瓜果种植园,蔬菜种植园,花卉种植园,一派生机盎然。虽然农家经常从池塘取水灌园,但池水似乎并没减少,还是那么涟漪荡漾、清幽诱人。据说是此地紧临大海、地下水位浅的缘故。小路上车来人往,洒满了农家丰收的欢笑声。我经常骑车顺着这条小路去寻幽访胜,曾多次去看远方的瘦园溪,那里芦苇茫茫,野味十足,风景确实挺好,只是溪水太瘦了。瘦园溪附近的芳草地上,有一种名叫野鸡冠的花儿,亭亭玉立,花儿呈长穗状,花尖紫红,往下颜色慢慢变淡,一簇簇如燃烧的小火炬。我想,做成插花一定非常漂亮。那里还生长着一丛丛的含羞草,开着浅红色绒球般的花儿。倘若用小棍一拨弄,草叶立即收缩卷了起来,很有趣儿。

一天上午,我想再去瘦园溪那边转转。

路过南田塘时,忽听有人喊了我一声,扭头朝池塘边一瞅,原来是老阮,他正坐着马扎钓鱼。我把单车放到路边,走了过去。看看他身旁的铁桶里,只钓到几条小鱼。我说:“你今天的手气可不咋样!”老阮笑嘻嘻地眯缝着眼说:“这几日天气太热,鱼都不咬钩了。”接着,老阮把另一根钓竿递给我:“你别乱跑了,给我作伴吧。中午我请你喝酒。”我有点犹豫,我性子急,耐不住寂寞,享受不了垂钓之乐呀!又想,我和老阮也算是朋友了,不便拒绝,就陪他玩玩吧。于是,我们一边钓鱼,一边聊天。老阮絮絮叨叨地说,他每年都来这里过冬,跑遍了附近大大小小的池塘,钓鱼使他生活得有滋有味,非常快乐。然后又大发感慨:“这里依山临海,蓝天白云,环境优美,真是个好地方啊!”其实,置身此地此景,临水把竿,我也有一种回归大自然的感觉,并触景生情地得一绝句,吟给老阮听:“一池涟漪送离禽,三尺鱼竿通严陵。书生意气消磨尽,如今又学做钓翁。”老阮听得直咧嘴笑。

近日,美丽村庄的一位朋友高兴地告诉我,海岛上正在兴建的轻轨铁路就要过来了,作为旅游线路的配套景点,双塘已被规划集旅游、休闲为一体的湿地公园,也要开工建设了。我想,这是时代的眷顾,更是机遇。美丽村庄东靠尖峰岭,西临龙沐湾,南依老渔港,北枕白沙河,自有得天独厚的优势。如今,它将展开腾飞的翅膀,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冲天而起,确实是全村人的一个大喜事。宋代杨万里有描写池塘的诗云:“泉眼无声惜细流,树荫照水爱晴柔。小荷才露尖尖角,早有蜻蜓立上头。”我相信,不久的将来,双塘公园在村民的精心打扮下,必然成为美丽村庄一张闪光的名片,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

## 金堤

春华秋实

(摄影)

苏玉

## → 长堤短歌

## 家和妈

□ 弓立

哪儿是我的家  
谁是我的妈  
我坐在归国的客机上  
远望无际的太空  
想着老家和老媽

再也看不到几时的  
阡陌小径  
闪亮的高铁线贯穿东西南北  
怎么也找不到记忆中的  
土坯房子  
高耸入云的楼房次序分布  
再也见不到满头银发的妈妈  
堆满笑靥的老人容光焕发

家  
妈  
你们都去哪儿了  
其实,这强盛的祖国  
就是我的老家  
就是我的老媽

## → 漫不经心

## 山乡风物

□ 苏斌

这些药用价值在我看来还在其次,它那种说不上来的翠绿翠绿的颜色,才真正叫人心生喜欢。

## 野蒜

大概是二十多年前了吧,我带着一位刚到我们报社的大学生到濮阳县白堎乡采访。采访结束,也到了饭时,乡村干部照例要留我们吃饭,就是到小镇上的小饭店去吃。四五个人,要了四五个菜。正是夏天,又要了几瓶啤酒。菜刚上了一个,跟我来的大学生就问店员有没有蒜,拿两头来。他还小声对我说,乡村饭店不卫生,吃点蒜消毒。蒜拿来了,看上去却是小蒜,蒜头比大花生仁大不了多少。觉得它小,所以多吃了几头,因为也不是多辣。谁知回来后一直放屁,泄气泄得都快没劲儿了。刚好遇见一个认识的中医大夫,问他,他说你吃的恐怕是茱白吧!

茱白,中药名。又名野蒜、野韭、野葱、茱白头。性味辛、苦、温,归心、肺、胃、大肠经。通阳散结,行气导滞。这就是了,想必那

次行气导滞有些过……

其实,它还用于胸痹心痛,腕腹痞满胀痛,泻痢后重。《本草求真》记载,薤,味辛则散,散则能使在上寒滞立消;味苦则降,降则能使在下寒滞立下;气温则散,散则能使中寒滞立除;体滑则通,通则能使久痼寒滞立解。

有一年夏天,暑热难耐,又加上阴雨连绵,我几乎一个礼拜都没怎么出门。结果身体里湿热加重,造成胸闷气短,还解不了大手,真有些外急里重,赶快找中医大夫开了些茱白,又配伍些其他草药熬成汁,服后很快痊愈了。

## 马齿苋

马齿苋也是寻常的野菜,但是在城市周边也采不到新鲜干净的了。太行山里的马齿苋很少见到一丛丛、一簇簇的。因为山里没

有多少平地,在山坡上,在溪流边,马齿苋一棵一棵地趴在那里。它们粗壮而似乎汁液饱满,用手一掐一股水。妻说,如果在家可以拿它揣到面里蒸馍,吃起来不仅筋道,还清香扑鼻。可是,在山里我们只是等吃饭,等农学院的女人蒸熟了大白馒头,一大蒸笼抬上来,大家抢着拿,生怕到了后面没有了。其实还有一大蒸笼没抬上来呢!不知从何时起,城里的馒头白是白,却没有了馒头的味道——馒头的什么味道呢?馒头的清香伴着甜甜的麦子的味道。据说,那是因为城里商店售卖的面粉是面粉加工厂加工了的。他们加工面粉要添加一些东西,什么东西呢?一般人不会告诉你。能够知道的就是,城里市面上买的馒头越来越不好吃了。不光没有味道,还小,用手一捏就缩成一小团,虚浮得很,不顶饥。所以来到山里,见到这么好吃的馒头,谁都想多吃几个。也不足为怪了。

只是妻说,我们离开山村回到城里前,再去山里采些马齿苋吧,采了带回家蒸马齿苋馒头吃。

去医院看望一位生病的朋友,朋友吐槽新单位领导没有人情味儿。朋友身体不适,向领导请假,领导第一反应是怀疑他弄虚作假。等朋友把住院证、病历等用微信发送给领导以后,领导一味地哀叹朋友手头上的工作难以安排,没有只言片语对朋友病情的关心,朋友心底嗖嗖地冒寒气。

朋友单位领导的做法,让我不由得想起在网上曾经看过的这样一份充满温情的请假条。一位民营企业员工请假,他这样叙述请假事由:“单恋大学同学三年,5·20将至,我决定鼓足勇气,去南京表白。望领导批准。”公司人事部的意见是:“同意。人事部支持你!”总经理签了如下意见:“同意。成功了报销往返路费,另奖励800元,不成功也记得回来。”读了这份请假条里的领导批语,真的让人很感动。这样的领导批语,不仅有对员工正当愿望的支持,还有殷切的关爱、热情的鼓励,经费方面的善解人意,一句话,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。不难想象,这位员工拿到签了领导意见的请假条会是一种什么心情;也不难设想,他休完假回到单位又会焕发出怎样的工作积极性。

对比以上两位领导对待员工请假截然不同的态度,想必大多数人会为第二位领导点赞。朋友单位的领导将人当作完成某项任务的工具,没有把人看成有思想、有感情的个体。这样的领导,只会浇灭员工积极工作的热情,甚至让员工产生不在该单位长期待下去的打算。

将心比心,以心换心。在不违反单位规章制度的条件下,如果领导把员工看成自己的亲人,在员工遇到困难的时候,给予员工冬夜围炉般的温暖,员工也会把领导当作亲人,把单位当成自己的家。士为知己者死。员工一旦对领导产生知遇之恩,必然会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性,把工作做得更细更好。

员工能否感受到来自领导的温暖,还真的不只是因为金钱问题。领导与员工虽有职位高低、权力大小之别,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。如果领导总把自己看成掌管下属前途、命运的决断者,自命不凡,没有一颗体谅员工的心,只能说他领导艺术欠水准。

俗话说,谁家都没有挂着免事牌。人吃五谷杂粮,难免生病。大至成千上万人的企事业单位,小到只有几个人的民营组织,领导都会遇到员工请假问题。如何对待员工请假,实则是一种领导艺术,还请领导好好把握。

## → 流年光影

## 时间之外

□ 李兆庆

是谁把我抛在岁月的风口浪尖?使我像个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蹩脚表演的小丑。在昼夜更替的奔波中,我不得不清空曾经烙印在脑海中的许多细枝末节。本来,我可以是一阵溜河风、一朵丰盈四月的麦花、一粒在黄河大堤外落定的尘埃。

是谁站在棉絮般的云层里俯瞰我?云层从纯白变成墨黑。其实,我有足够的选择让自己活得简单一些。我宁愿是黄河滩上的一棵怪柳、一株匍匐在沙滩上的芦苇,面对荣枯有度的四季,把自己的梦延续得足够长,只允许溜河风把我的梦装扮得瑰丽异常。

颠簸在时间之外,我成为众矢之的,没有躲藏的余地。我知道,即使把身子缩成卑微的一团,像童年捉迷藏时猫在某个不显眼的角落,但躲过了初一,躲不过十五,老奸巨猾的时间总有一天会把我一缉拿归案,老账旧账一起清算。

我的往昔是年轻人的历史,老人的往昔是我的历史。我不上不下,很尴尬地卡在中间,年轻人在我身上看到苍白无力的未来,我在年老的人身上看到伺机而动的苍老和疾病。

我每天快乐地行走在路上,快乐得像个傻子。晨曦在我身后升起,连绵不绝的溜河风吹拂着我的长发。我希望白天长一点,晚上短一点,让我有足够的时间风雨兼程。

即便如此,前方不起眼的路路施小计,仍然可以把我的

一生推到万劫不复的境地。我还是以活着为荣,有好几个孩子还没养大,有好几个朋友还没认识。我把自己活成黄河滩边上的那道小圈、那朵飞扬的芦花、那棵低矮的怪柳。溜河风把我的面孔打磨得棱角分明,农事在我的手掌上拓印下黝光踪影。悄没声息的飞沙钻进我眼里,惹得我泪流满面。

走了那么长的路,除了沿途变幻莫测的风景外,一无所获。我担心在前方不动声色地等着我的,除了陷阱,就是深渊。

即使我熬到子孙成群,在博大精深的自然界面前,我照样是一个小孩子。

黄河滩的芦苇丛里,响起悠悠的牧歌。一些喜欢凑热闹的虫蚋,在细软的溜河风中吹拉弹唱。行走在路上,再回首走过的路时,已了无痕迹。

我站在黄河滩上聆听阳光振翅飞翔的声响,听远处村落里零星的鸡鸣和狗叫,听浮桥被车辆碾压时沉重的响声,听藏匿在麦秸垛后的孩子的嬉笑。场院里晒了一整天的麦穗散发出阳光的清香。人使唤着牛,牛拉着石碾碾压麦子;牛也使唤着人,喂水喂料。不知道究竟谁在使唤谁。

当大地被一层一层的细沙蒙上,四野间骤然暗了下来,一个平淡而美好的白天又宣告结束了。荷锄回家的路上,有人给家里喂养的生灵薅了一把草,有人在路上捡到一把丢失的庄稼,有人两手空空,滋生了一身的疲惫。去年,一个失败了三十多年的伙伴,突然给我打来电话,除了声音有点改变外,我还能通过细微的喘息猜想出他儿时黝黑的模样。这么多年过去了,我想我们都在时间的河流中日渐终老,没想过今天的偶遇。

我斗胆问上苍,我命运的绳索究竟落在谁的手里?

## 请假条里的冷暖

□ 魏霞